

访谈

运城籍画家康峰新书《瑞兽山海图》

# 带你走进神秘的瑞兽世界

□记者 王捷

一卷开山海，瑞兽踏云来。近日，运城籍画家康峰的新作《瑞兽山海图》再次登上“学习强国·强国图书·文学艺术”专栏，面向全国进行推介，引发广泛关注。康峰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，用画笔将古籍和古建中的瑞兽形象，生动地呈现于世人眼前。

## 亦书亦画的精彩

康峰，“80后”运城籍画家、文创设计师，2023“一带一路”外事国礼设计师、南派三叔《盗墓笔记》系列合作插画师，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，曾获“中国青年美术家百杰”等荣誉称号，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性展览，并获全国书画大赛金奖。其著作《西游封魔录》《花木草虫绘》等，此前就曾登上“学习强国”平台。

《瑞兽山海图》由康峰绘图，艺术品鉴定师、央视《一槌定音》节目特邀专家师俊超撰文，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，是一部源自《山海经》及传统瑞兽文化的精品出版物。作品采用12开双盒精装，收录正册瑞兽43例、生肖别册12例，以及龙九子刻本页等内容。其以精美的手绘插画，结合扎实的文字解读，笔精墨妙、亦书亦画，展现了瑞兽的形象渊源、文化寓意，如凤凰的祥瑞象征、龙九子的独特品性等，兼具艺术欣赏价值与传统文化科普价值。

谈及《瑞兽山海图》的创作初衷，康峰表示，市面上有关《山海经》的作品很多，但对中国传统瑞兽的系统解读却相对较少，很多人虽然见过这些形象，却缺乏明确的概念来区分。“比如故宫、解州关帝庙等古建中也有许多瑞兽，很多人并不知其意，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，系统地将这些承载古人智慧与浪漫的经典神兽形象，以更形象、更亲切、更具体、更现代的方式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，唤醒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新感知”。

## 独具匠心的创作

从着手构思到今年8月最终问世，这部作品沉淀近三载。为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鸣，康峰等作者团队不仅深耕于内容创作，更与出版方携手，在书籍形态上大胆创新，共同打造出一场可触摸、可流转的文化体验。

本书为册页形式，每一帧独立成页，正面为精妙画作，搭配不同传统纹样及闲章印文，背面为相关典籍出处、小记等文字，且有自历代名碑帖中集字吉语，便于读者拿取赏析、临摹，还能装裱为摆台或挂画。生肖部分的册页更遴选了古画、新作、剪纸、版画四联设计，背面线稿可供读者自由创作。整体以双盒装帧，外盒搭配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灵腰封，内盒为暗八仙小狮纹对开朱匣，上有诚夏先生手书福字，取开门见福之意。打开盒子，还有手书编号的藏书票及双作者钤印等文创细节，可谓诗、书、画、印俱足，从视觉呈现到文化内涵，全方位带读者走进神秘瑰丽的瑞兽山海世界。

创作过程中，他也遇到了不少挑战。“我们需要查找各种资料，保证文字的权威性。”康峰说，每一尊瑞兽的诗文意象与典籍出处，都要仔细考证，再进行系统归纳。例如“麒麟”，其诗文引自《诗经·周南·麟之趾》，其名物记载则参考了《宋书》等典籍；“斗牛”的诗文，引自《题青泥市萧寺壁》，其形象出处则考证了《宸垣识略》《大明会典》等记载。

而每幅图画呈现，则需要康峰以此为根据，融入自己的理解和审美，来进行合理想象并绘就。为了找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之间的平衡，他不断尝试和创新，在构图、色彩和表现手法上都进行了大胆探索，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。很多古人也画过瑞兽，要呈现代表自己的内容才会有意义”。

与以往作品相比，这次康峰采用了工笔重彩的技法，“重彩可以让形象更鲜活，

给人视觉效果会更丰富一些”。图画的意象性、直观性，让读者可以瞬间抓住瑞兽的每一处细节，继而再结合背后的注解，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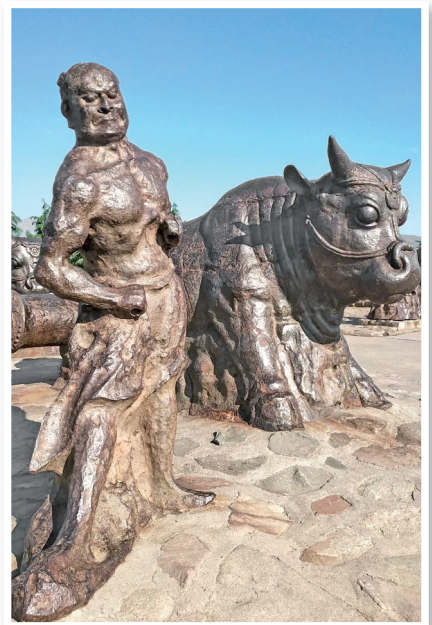
康峰赋予传统瑞兽以当代审美表达，使其从遥远的神话符号转变为可感、可赏、可伴的吉祥象征。仔细欣赏每一幅画作，都独具匠心、细腻精美，瑞兽的毛发、胡须、鳞片等细节都栩栩如生，同时搭配朱红、金黄、青绿等传统吉祥色，充满了浓郁的东方韵味。

## 家乡浸润的情怀

富有新意与内涵的表达，让《瑞兽山海图》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，不仅获了很多奖项，还作为代表作品在“2025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”北京展馆中进行推介，受到央视、新华社等媒体的关注，并于近日登上“学习强国”平台。“这对我也是一种认可，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当下，也让我更有动力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。

《瑞兽山海图》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这与康峰多年来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密不可分。作为运城人，之所以钟情于此，正是源于家乡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浸润。“真的很感谢家乡，从小就让我耳濡目染。”他说，直到现在他还记得，小时候在解放路二校上学时，每天放学都要去附近的关王庙里转转再回家，这些文化基因就这样深深印刻在他的记忆里。“我们运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，丰富的古建筑，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，关公文化、德孝文化等文化的滋养，对我是一种激励和鞭策”。

近年来，康峰还联合“忠义千秋阁”推出了《关帝圣像》画作及“关帝福牌”“崇宁通宝挂件”等关公文化文创产品，聚焦运城本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。而他也将继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内涵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，不断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宣传家乡运城，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

□尉会萍

岁月流转，退休已是一载春秋。作为曾经的文博工作者，我总想用笔墨记录永济这片土地上的文物风华。今日，且让我从蒲津渡说起——那处我守护近20年的文化圣地，及其四尊承载着千年记忆的铁人。

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，位于永济

河东风物

## 蒲津渡铁人：多元文明交融的生动写照

市西南17公里处的黄河东岸，犹如一部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厚重史卷。2001年，这片沉睡的土地被唤醒，荣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据史籍记载，春秋鲁昭公元年（前541），秦公子鍼于此造舟为梁，比其船而渡，开创了蒲津浮桥之先河，自此秦晋之交有了通途。

从春秋至隋，蒲津渡屡建浮桥，然多为临时之设，常随战事起落而建设。直至大唐开元十二年（724），兵部尚书张说向唐玄宗上书曰：“蒲津桥屡断航破，无岁不有，虽残渭南之竹，仆陇坻之松，败辄更之，不罄供费。津吏成罪，县徒告劳，以为常矣！”玄宗闻奏，当即决断，遂开启这场流传青史的工程壮举——河东河西各铸四尊铁牛、四位铁人、铁山及七星铁柱，构筑起举世罕见的浮桥锚固系统。

在这组盛唐遗珍中，最动人心魄者，当属四位伫立铁牛之侧的铁人。他们不是冰冷的金属造物，而是凝固的历史，是多元文明交融的生动见证。

西北方位的首尊铁人，体魄雄健，头戴斗笠，面容轮廓深邃。其高耸的鼻梁、凹陷的眼窝，恰似从丝绸之路上迤逦而来的回纥商旅（今维吾尔族先民）。东北方位的第二尊，虽身形不甚高大，却姿态彪悍，粗犷发髻以长带束之，双手握握，俨然草原牧人形象，疑为突厥部族之写照。西南第

三尊，发髻精巧，臂箍鲜明，颇具吐蕃（今藏族先民）风韵。

而东南方位的第四尊铁人，则展现出典型的大唐气象。让我们细细品读其服饰之美，头戴前踏式幞头，身着襦袍，是为文官形制，却无豹尾佩饰。其襦袍领口尤见匠心——左领翻折于前胸，右领翻折帔于后背，腰间系带，袍的前襟掠起掖在左侧腰间，襟角垂于左腿外侧，右袖脱出斜拢掖于右侧腰间，正是盛唐时期流行的半臂袍式。袍内着无领内“背心”，亦称半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铸造时遗留的范缝常被误认为翻领，实则此类服饰在各地博物馆馆藏的胡人陶俑中屡见不鲜，正可见唐代服饰文化的交融与创新。

细察四尊铁人的服饰纹理，前三者皆袒胸赤膊，下束围裙，恰如唐代劳动者“赤上臂、下身着简单围护布裙”的真实写照。此形象与金代翻刻的《重修政和登类备本草》描述的山西“解盐”生产情况相类似，其中就有戴幞头、赤上臂、下身着简单围护布裙的盐工在担盐、抬盐。元代《宝宁寺水陆画》中的胡人形象，也与铁人相互印证。而第四尊的服饰繁复精致，与戴令言墓出土俑、李重润墓壁画所见唐服如出一辙，既显露出侍从人员的身份特征，又展现出唐代服饰文化的包容并蓄。

诸铁人之容貌特征，实为盛唐民族交融之生动写照。其面相轮廓分明，眸深若星，眉峻如山，鼻梁挺拔如悬胆，唇丰颧耸，展现出与中原汉人迥异的异域特征。这些特征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唐代“四海一家”民族政策下的具象呈现。成为唐代社会特殊的文化符号，为盛唐文明增添了独特的异域风采。

今人立于蒲津渡遗址，但见四位铁人依旧保持着策牛固桥之姿。他们跨越时空的对话，恰似盛唐气象的微缩景观——那个兼容并蓄的黄金时代，不同民族、不同文明在此和谐共处，共同构筑着中华文化的壮丽图景。从回纥的豪迈、突厥的彪悍、吐蕃的神秘，到大唐的雍容，每一尊铁人都是一个民族的代表，每一种服饰都是一段文化的记忆。

黄河水滔滔东去，铁人默默守望千年。他们不仅是唐代工程技艺的巅峰之作，更是中华民族“多元一体”格局的永恒象征。千载光阴流转，这些铁人的身躯依然在诉说着，真正的文明，从不是孤芳自赏，而是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异彩。蒲津渡的铁人，以其沉默而坚定的姿态，向我们展示着民族融合永恒魅力——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文化，始终在交流中融合，在融合中创新，共同书写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壮丽史诗。